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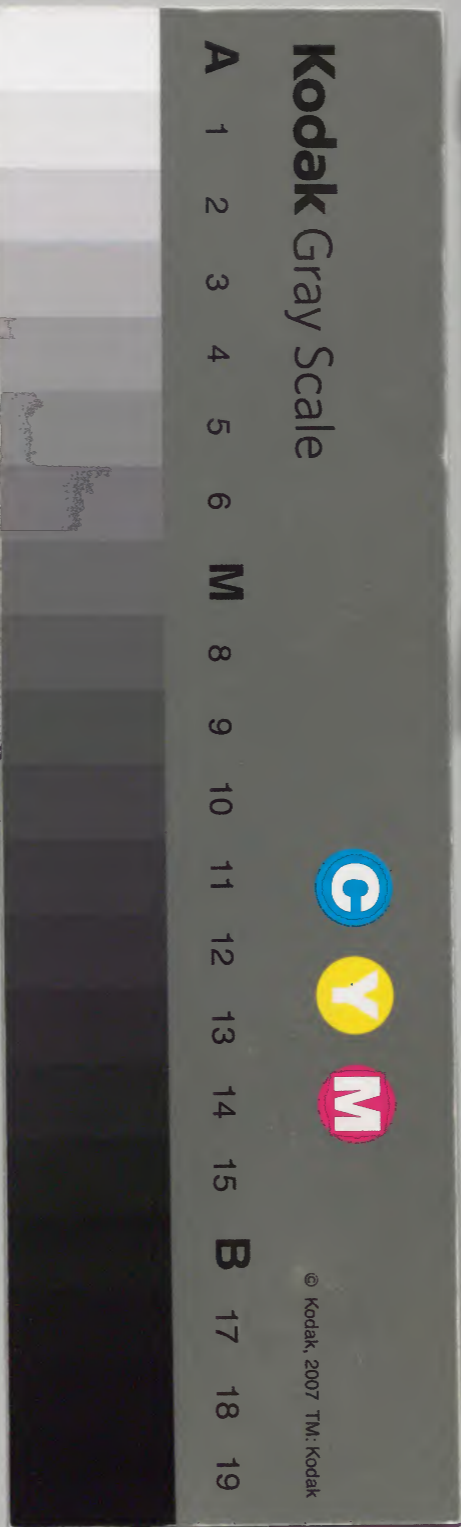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

十五

漢書門類		三三二一	九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三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21
冊數	15	(6)
函號	31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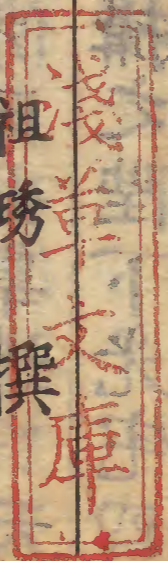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



隆興府石室沙門

祖琇撰



隋

仁壽元年詔曰皇帝敬問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
 月極寒味道安隱勦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實
 嘉焉今遣開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闕舜以疾辭
 不赴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覺有妄念即以錐
 刺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慧
 而已如是十餘年稠竒之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
 而後可與言道矣後辭入贊皇山好事者奉米麵供之
 舜避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橡栗足以禦飢何煩

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嚼肉者必慄容戒之曰六道殊形
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汝父母一切有生皆汝曩形而
食其肉者是食汝父母汝心安忍哉聞者莫不悛革
法師曇遷邃華嚴維摩楞伽等經嘗苦內熱一夕夢月
墮其懷擘而食之覺其冰脆香美既寤所苦頓除後爲
弟子說戒必曰我於月德前三說如是戒時號月德比
丘尤爲文帝所重仁壽初將選名藩建舍利塔遷贊成
之旣而靈瑞光影遍見諸郡所屬以聞帝因問遷曰民
間獲瑞應如此而朕宮中事佛非不精嚴獨不覩殊異
之相何也對曰世有三尊同休下天佛曰世尊道曰天
尊帝曰至尊彼障業甚者佛現慈光攝之陛下光宅四

海萬國咸寧其光旣同故無異見帝悅

大業二年冬隋煬帝有事于南郊詔僧道並同俗拜道
流無敢言者諸沙門例不奉詔帝詰之曰詔條久頒卿
等固不奉命何也法師明瞻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
則微軀敢不奉命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
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瞻曰周武任威縱暴仁德
不施不足爲有國者法陛下聖政惟仁不枉非罪是以
貧道得盡忠言帝默然而罷有司以瞻抗制將抵以罪
瞻曰所坐者瞻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其不撓置
而不問九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焉

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謁

可大師既授衣傳法屬周武廢教師往來司空山積十
餘年人無識之者隋開皇初始居皖公山遇沙彌道信
禮師曰願和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
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久之與
授具戒屢驗以玄捷知其緣熟乃說偈付以衣法又曰
吾既得汝能事已畢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舊
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受之爲四衆說法次即于
衆會中儼立合掌而逝唐代宗謚鏡智禪師著信心銘
一篇其辭曰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
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
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邊失功遣
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
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
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
才有得失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
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
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
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
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

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率真昏沉好不好不好勞神何用
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
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自斟酌夢幻虛花何
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故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兀爾忘緣萬緣齊觀復歸自
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
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
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
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
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
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
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
論曰嘗聞古宗師垂訓學者每晨興必誦三祖信
心銘數番誠哉斯言九歷古以來詮道之作多矣
至於窮澈法源妙盡宗極無出此篇言約而義豐
旨深而詞雅所以嗣承祖位爲大法王真身住世
不如是豈虛然也哉或謂大師旣以大法付四祖
乃祝曰謹勿言自我處得法來近世嵩明教曰此
蓋祖師以名迹爲道之累故雖師承亦欲絕之而

覺範亦曰大師于時念達磨二祖弘法之艱難皆為邪師憎害故痛自謹耳然二師之說殆未善古云須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付將來又賢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應知勿言自我處得法來蓋囑累無傳之傳抑末後全提之旨歟四年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大智藏寺啓會義法筵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賓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然則

二非一起矣永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一故未神僧法喜者兒寢陋年若四十許嶺表父老咸言兒時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語默不常然皆為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揚聞其有異召之俄一日繞宮中遍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手足銀鐺禁衛嚴甚喜日丐于市飲食自若有司以聞帝命按視封籥如故及啓戶視之唯見袈裟覆黃金骨骨皆連鎖邊以白帝勅長安王怛覈實如狀詔以香泥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薦置身簣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半身紅爛即死葬之香山寺側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

喜無恙其人發塚視之唯空棺焉計是時喜已三百餘
歲及煬帝於江都遇弑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論曰唐杜牧云昔有相工稱文帝當有天下後果
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
且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
其死彼知相法當日此爲楊氏禍乃可謂善相者
牧之之論誠爲警絕然文帝削平天下混一寰海
君臨萬國者二十四年勅置禮樂法度多爲唐所
遵用仁壽間天下戶至八百七十萬以唐疆宇之
廣歷五朝至天寶末纔九百餘萬戶隋文開統而
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惜其末年任一楊素

而弗獲其終嗚呼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已來
符石姚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果
循環之驗皆豪末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大
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因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
合有以助天爲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
欲人人自信因既如是果亦如之而莫可追也儒
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
詆 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
家之興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爲天下
之至鑑也

唐

唐高祖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體有三乳
世爲周隋顯官襲封唐公大業十三年煬帝南游江都
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謀舉大事高祖從之
秋七月舉義師冬十一月克京城明年夏五月隋帝遜
于位高祖即皇帝位于長安改國號唐建元武德在位
九年內禪太宗太宗佛心天子也創基定業廓靖方維
傳世二十九二百九十年自開闢以來有天下者俱未
若皇唐之甚盛也吾教盛衰常與帝道相望繇是內外
護聖賢之多典章之備亦無出此朝故今通論於唐代
頗稱全書幸名教君子與夫吾屬後之賢者有以稽考
焉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尊於國學召名儒僧道

論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達太子六年苦行
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無上道
又曰體解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震
且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佛先後三百餘
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時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
天地生鬱勃洞靈之中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
曰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相生二儀斯
闢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寧云別有大道先
天地生乎道既無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
胤曰在已爲德及物爲道豈有頂戴金冠身披黃褐鬢
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

喜無對已而太學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編析其要帝
悅曰三人者皆勅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謂賢矣
遂各賜之帛
八年太史令庾儉耻以術官薦傳奕自代及奔爲令有
道士傳仁均者頗閑曆學奕舉以爲太史丞遂與之附
合上疏請除罷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
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
服而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塗謬歎六道
恐誅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究根源信
其矯妄仍追既往之罪虛擬將來之福至有躬造惡逆
觸法抵刑方乃獄中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規免其

罪且死生壽夭本於自然刑德威福問之人君而愚僧
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攘造化理其爲害政良可悲
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自五帝三王皆未有佛法
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祠令西域桑門自
傳其法西晉已前不許中國之人髡髮出家洎符石亂
華乃弭厥禁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梁武齊宣尤足
爲戒昔褒姒一女癸惑幽王致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
刻繒泥像以耗天下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
十年滋產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患
百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樸之化還也且

古今忠諫鮮不逮禍近北齊章仇子他獻言僧尼糜損
國家塔寺虛費金帛爲諸僧尼附會宰相依託妃主陽
讒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臣雖不
敏竊希其蹤疏奏不報

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氏詞皆激切
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
臣皆言佛法興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弃
獨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斤奕
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
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
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

瑀非出於空桑而返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

之謂矣瑀合掌曰地獄正爲此人設也

已上見舊唐史

帝復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法琳
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經籍大略申明佛教
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暢遠塗非盡
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迷利
國非淺法師明槩作決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慧乘
作辯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琳
等奉表奏上并致啓秦王而門下典儀李師政著內德
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仍自序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
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

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仕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勸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眷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滌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氣稜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惟敷九功惟序惣萬古

之微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屏四部之梯券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蜂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求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士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求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外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國家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

續編卷十
九

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
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
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爲妖神比淨居於滌祀訾
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興謗
反功德以爲尤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
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功德所感
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
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九百輕毀而弗欽皆
爲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
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識不臻妙少有所
聞微去其惑謹諫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

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
見覈之以群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析滌
祀之虛非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辭鄙陋援證膚淺雖
竭愚懃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
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食儻救饑于溝壑
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碩瞻菲薄良足陋矣內德論辯
惑篇第一其略曰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
迦生於天竺脩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儔於周孔功德靡
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
入漢及康僧會之游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
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

居既營之于墜塏又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日擬甲
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
廬其福利之焉在何遵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
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
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
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
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
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
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
而責躬則臨飡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
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

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傳君之惑 言以釋

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

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

秦穆以開霸業日碑丁亥切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

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

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

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

不周廣其怨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未知本孰與

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

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

豈得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
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
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
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
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咒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
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
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
而計親疎乎况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
於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爲脩多不足
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
輿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

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有時而
微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
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
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子登切巢之居
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
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
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得隆脩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
噉藜藿長飯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
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
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

禮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
生滅于赴感計脩促于來去乎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
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
釋老之爲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
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
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
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
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
尚竊嘗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
又論夫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
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卅

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
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
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傳云佛是妖
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甚也妖唯作孽豈
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
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神力又如圖澄羅
什之侶道安惠遠之儔高德高名非醉非狂豈容捨愛
辭榮求魍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
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
其財力放其土民警魍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
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

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
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
耳又傳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辨顯宗
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傳令
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
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
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用不敢違天
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
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九百君子可不思其言
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
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

加故也傳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
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
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觀過患而豫防惟百齡之
易盡嗟五福之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
塗極地之倫切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
籍信翻以翱翔宜轉咎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傳云
趙時梁時皆有僧反况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
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
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
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
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

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兇險一二闡提既
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
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甲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
同梟鏡之黨架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
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皂服為非豈是
釋尊之咎僧千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
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
亂之源而令染於惡 人不皆賢法實惟善何因怒惡
而反善咎人而棄法若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耳聽
桀蹠而口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
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千妙法不

苟黨於沙門至於耘耨裨以殖嘉苗肅斲回以清大教
所深願矣所深願矣傳云道人土梟皆是貪逆之惡種
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
逆若云貪善提道逆生死流則傅子興言未及斯旨觀
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
典可得而究頓而尹切動之物猶不加害况為梟鏡之事
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况為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
之上人匹聚麋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庶類
毀大慈之善衆媿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
北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正頓如此乎余昔每引孝經
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法去鬢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

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頤層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鬚落髮損乃微焉立忠不頤其命論者莫知外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况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頤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可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

百越而德全乎三護故太伯弃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切奴号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摸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瓦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土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本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以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

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傳又云帝王
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
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
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姐已之言周
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
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親與安樂
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
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
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
順大慈之道伊呂無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
條兔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

子違軋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
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負而疾之若讎乎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
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
法之後夏啓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
奸宄作士命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
佛興篡逆盜法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
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
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
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

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
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
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
所先述背正法異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
遠乃知釋教之忠質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迷而祛
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爲口實矣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譏元魏崔浩昧於擇術若傳
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天意大啓唐祚而太
宗以大權聖人示現出世爲千載道德盛明之主
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出河汾間
九太宗一時宰輔若凌煙閣上諸公皆北面稱師

受王佐之道當是時使傳令稍知向方預出王氏
之門則其施設縱非公台之任亦不失爲名卿才
大夫徒以卜史占候下伎位兒既卑無以自逞
乃以夙昔私憾謗黷大教規竊聲譽及太宗登位
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
堯舜之運亡以加也此時奕之學素荒而伎且索
矣抱慚自廢于家其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
君內德論熟覽之蓋天下精識謹論也其通命一
篇以儒所謂命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
爲警絕惜辭多未能具載云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

隆興府石室沙門
唐

武德九年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

內難而又邊境屢擾軍國務殷傳奕妄生毀佛乞行廢

教之請復云云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辨之合李黃

門內德論同進之千朝帝繇是悟奔等譽道毀佛為恟

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焉五月辛巳詔曰

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塵離垢除去貪欲所以弘宣勝

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庶品是以敷演經教檢括

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大覺

遷謝道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損乃有猥殘之侶規
自尊高游墮之民苟避徭役妄爲剃落託號出家嗜欲
無狀營求不已致有出入閭里周旋闐闐驅策畜產聚
積貨財耕織爲生沽販爲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
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或有躬行劫掠身自穿窬造
作奸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蹈重刑瀆玷真如虧損
妙法譬夫稂莠有穢嘉苗類若淤泥混乎清水又伽藍
之地本日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清近代以來多立寺
舍不求閑曠之地唯趨誼雜之方繕絲崎嶇薨宇殊錯
拓升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延邸邸隣近暑沾塵埃滿
室腥羶盈路徒長輕薄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

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爲違情外物全真守一是謂玄門
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應期御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
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
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懃練行
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
不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
司明爲條式務依教法違制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寺
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
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誅太子及齊王高祖以秦王
爲皇太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
汰二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皇太子即位于東

宮是爲太宗

論曰舊唐史稱傅奕雖究陰陽之書亦自不信又云初庾儉爲太史令耻以術官乃薦奕自代及奕爲令與儉同列數排斥其短儉不以爲恨識者多儉而嫉奕躁訐於戲奕爲人淺狹如此其後稱巨儒者乃竊其餘論而宗師之又毀黷釋氏疏當時正議大臣皆鄙其說獨內官張道源稱其合理高祖雖曰聽之及觀其詔始終皆推美吾道特汰去偽濫虧損大教者耳令下閱月而太宗昇儲位即停其詔天意人事良有以夫

貞觀元年太宗對群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

諫議魏徵對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帝曰古不云乎善人爲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徵曰此不爲聖哲之論聖哲之治其應如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彝與基切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足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黃帝戰蚩尤七十而戰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既克而洽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樸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德彝不能對然腹以爲不可帝雅以徵對爲然他日帝嘗召傅奕賜之食而謂

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汝獨不
悟其理何也奔對曰佛是西方桀黠欺誅夷狄及流入
中國尊尚其教皆邪僻織人摸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
無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答自是終身不
齒

三年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掇蝗而言曰民以穀爲命
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而有靈
當食朕身無害吾民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遽求代帝曰
所貴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終帝世蝗不爲
害冬十二月癸酉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揔元
戎致茲明罰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鬣義憤終乎握節

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切恐九泉之
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求纏氷炭愀然疚懷無忘興寢
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
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
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
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
朕矜哀之意仍命虞世南李伯樂褚遂良顏師古岑文
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銘以紀功業

已上見舊史

論曰昔周文王之興澤先枯骨而天下歸仁焉太
宗方建太平而亦首荆佛寺爲殞身戎陣者薦冥
福嗚呼太宗可謂神道設教德被幽明非區區瘞

骨之比也

四年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海西極于嶺北窮玄塞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路米斗五文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帝喜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仁義之効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因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擢焉

是歲雙峰四祖道信大師游匡山登絕頂望牛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祖以爲有異人遂往求之時法融禪師居其中每惟宴坐見人不起或拜之亦不顧世號懶融祖入山見之問曰在此何爲融口觀心

祖曰觀者何人心是何物融愕然無對挺身起曰大德自何來嘗識道信大師否祖曰即貧道是也融再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劫戒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衆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爲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

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受法已歸于雙峰七年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舍城葬生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略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叅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葬行資護送達于剽賓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

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胃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麴闍國從毗邪犀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葬與胡商八十許人渡宛伽河彼俗以人祀天葬與諸商被執以葬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葬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葬開瑜伽師地即入王舍城彼預聞葬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葬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

以十城租賦奉之葬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
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歿世後三年
覆旦有大沙門從汝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慰
喜交集有同宿契焉葬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
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然
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右及主法上德與焉葬寓其國從
正法藏窮探大乘祕奧日益智證云

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聖帝明王賞
罰三寶不濫痛憫沙門犯法不應與民同科乞付所屬
以僧律治之并上安養論三德論各一卷帝嘉納有詔
傷悼遣皇太子臨吊敕有司給葬具唐敕葬沙門由琬

而始

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主
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剪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
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
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
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
人緝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
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
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其徃
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
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比聞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

假託鬼神妄傳妖恠或謬稱醫巫左道求利或灼鑽膚
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曹囑致贓賄九此等類大虧聖
教朕情在護持必無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內律參
以金科明爲條制

論曰昔董狐書趙盾弑君孔子聞之曰惜也越境
乃免蓋越其境則君不得而臣法無以加也九吾
沙門氏始則遵父命而去其家雖去家矣猶在乎
國及稟勅命則即日毀其形易其服示無所用於
世故謂之脫塵絕俗之士奚止越其境而已哉是
以累朝處吾徒於四民之外而不以君子之禮遇
之雖本如來之律其實亦明王之法也琬公臨終

致請而太宗特下明詔攷其簡練度人之旨及禁
遏妖孽敗道之徒皆與先佛世尊遺教武務切
合至於依律制刑尤協春秋越境之義使吾徒有
以自相爲治也嗚呼唯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成天
下之豐豐者太宗是矣

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事
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恠力南切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

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之言備矣爲君明爲
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
故士衡同對以箴之

是歲有旨追相州律師惠休赴京城講法休辭疾不赴

休初講大小乘而未閑律部意以爲戒本隨事可用無
勞師授及開卷探賾持犯茫然遂詣洪律師聽四分律
凡三十番尤未極玄旨因歎曰理可虔求事難通會吾
目見盛名宗匠未有不奉法而循道者能無希驥乎繇
是六時行業彌勵 焉一鞋三十年不弃暫有泥淖
即徒跣人或問之曰泥軟易踐正不欲損信施物耳暮
年奉律尤嚴或勸者羞不堪爾者曰懈心易起塵境難
消吾脫虎口誓死奉法豈以衰朽虧素志哉嘗誡其徒
曰吾每聽經論雖二十遍猶恨功少欲兼異部未皇多
涉今時學者薄知文句則速欲範人更無通貫致有窮
詰莫知由緒此法滅在人所以長夜慨嘆况暮年開導

志存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耳安能爐鎚其璞哉爾等
宜深念之前大吾教死無恨矣卒年九十有八示因今
十一年有詔老子國家先宗號位宜居釋氏之右于時
法師智實拉同志十人詣闕申理制不許及駕幸洛陽
實等隨往抗辭以爲道士宗三張符水醮籙之事非出
於老子不宜居釋氏之上帝壯其志於教遣宰相岑文
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千朝堂民其
服流之嶺表實尋以不得志而卒年三十有八初實得
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己行之詔不可易
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及終遠近聞者莫不
歎惜

論曰春秋之法異姓居後太宗升老氏名位於釋
氏上蓋取諸此也實公以樹教爲心犯顏辯諍雖
理不可奪然大教一旦名位之降凡釋子者有聖
明在上烏可坐視而不措一辭孔子曰志士殺身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實公有之矣賢哉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與我
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忘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
有小失必犯顏而爭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
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代興亡詩一篇輒歎
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因令
褚遂良持詣世南靈帳讀畢焚之與其神識感悟焉明

年夢世南進讜言有如平生因下詔曰故禮部尚書文
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存忠益
奄從物化忽移時序昨因夜夢倏覩斯人兼進讜言有
若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用悲悼宜資冥福申朕思舊
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出舊史本紀

秋八月詔三學秀異於弘文殿論議道士蔡子晃問法
師惠淨曰法華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
入定放光現瑞假遠開近爲破二之鴻基啓一真之由
致此其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故曰序品第一是難
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宜稱一言一則不應稱弟兩言
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

不省名義安能難人冕忙亂曲爲之辭淨乘勝剝折遂蒙慚而退淨雅與房玄齡厚善尤爲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曰淨俯視安遠頌篋生肇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三藏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讚法師惠琳著論訕毀皇宗有旨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闕請謹制旨曰據爾論有念觀世音者臨刑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辟賜假七日爾可勤念之貴臨刑自免琳奉制一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訝其言遣御史韋琮問琳所

以念朕之狀對曰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救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懽心文治至平靈鑒無外聖與觀音齊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挺志蓋弘宣釋氏之法以助皇化冀民懼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而敢訕謗哉陛下察琳忠於所事則所謂臨刑自免若唯讒是信則琳伏尸無地琮奏其語有旨免刑流于益州十四年五月壬午并州僧道耆老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若明年登封願迂駕臨幸帝嘉其意召見武成殿賜宴因謂曰朕往在太原時喜群從博戲寒暑迭更逾二十年矣于時會中有識帝者相與道舊懼甚帝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皆朕故人即日政化何如百姓有

疾苦幸以實告朕僧道等避席奏曰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懽樂臣等餘年日惜一日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帝悅及罷猶固請臨幸帝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况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所游觀誠所不忘也若登封禮畢當與公等相見遂厚賜遣之

論曰本朝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國僧大周然至言其國王傳襲六十四世矣文武僚吏皆是世官太宗顧宰臣等曰此蠻夷耳而嗣世長久臣下亦世官頗有古道中國自唐末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又大臣子孫少能繼述祖父基業朕雖不及往聖然而孜孜求治未嘗敢暇逸深以畋獵聲色爲

戒所冀上穹降鑒亦爲子孫長久計使皇家運祚永久而臣僚世襲祿位卿等各思盡心輔朕無使遠夷獨享斯美嗚呼觀唐太宗與故老言必詢訪政治利病而皇朝太宗與臣僚言亦諄諄誘以盡心輔導各爲子孫長久計然則二太宗皆千百年間世大聖人也其孜孜爲善小心翼翼可謂簡易之至而崇高博厚之德業宜與天地永久而無窮也

是歲有勅曰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界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

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自今已後工匠皆不得預造
佛形像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
從衆酬其價直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勅到後十日
內使盡

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入
隋晉王妃寶瑀姊官右千牛嘗疾不肯呼醫自信天命
嘆曰吾更餘年則從此遁矣及晉王踐祚姊爲右聞其
言召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拜內史侍郎以直言
事頗爲煬帝憎隋亂瑀出爲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
書招之因挈郡歸封宋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爲蕭郎
瑀家世貴胄自武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

嚴尤甚太宗即位屢入相既而房杜得君事任稍分瑀
不能無少望嘗乞度爲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
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貴善
屬文通儒柳顧輩皆高其才唐史稱之曰梁蕭氏興江
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社及其
後裔自瑀逮遺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
盛古未有也

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賜
坐諭以荆寺爲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左右
皆哽咽遂巡自裂䟽施絹二百匹自稱皇帝菩薩戒弟
子今回向巖頭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

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道懿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
懿等蒙荷國恩安閑學道詔旨初下咸皆懽悅詎敢有
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別親疎之
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未嘗勅立道觀凡有
功德並歸僧舍雖往日操戈臨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今
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朕存心
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等遽起趨謝帝曰少坐此是
朕意不述則人不知天時向熱寺宇未備今所施可別
造經寮令衆僧寬展行道

秋八月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少爲隋文帝
所重給月俸供之百姓有病順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
生而聾者順名之與言耳即聰或生而啞者順就與之
語即能言或狂而癲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少選彼
即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
即斷流其神跡類如此而順隕然初不以介意尤邃華
嚴宗旨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導迎善氣妃主戚里
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尊者
傳其教

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
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
我言其爲人莽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
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也莽因出

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歎曰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既
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焉助葬馱經而還

十七年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
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
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尚注譚
鞏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佛
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
不治示孝仙文八為善原州奏于朝字初若不堪顯及
群公擬定遂燦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
使以玉帛詣原州鴻池谷祭之曰嗣天子諱祚繼鴻業
君臨寓縣宿興盱食無忘於政道德齊禮愧於前脩天

有成命表瑞徵符文字燦然曆數惟求既旌高廟之業
又錫眇身之祚迨於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李氏于
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寡薄彌增寅懼敢因大
禮重薦玉帛上謝冥靈之貺以伸祗慄之誠

論曰瑞石文發於自然此所以昭太宗盛德而示
靈祚之來也舊史列于本紀而歐陽文忠公刪入
五行志以謂則天稱慈氏中宗號佛光王即佛菩
薩之驗也夫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唯高祖洎武宗
與釋氏正信微薄餘皆佛法地位中人故七佛八
菩薩及上果佛作世界主隨宜示現游戲生死耳
奚止中宗則天而已哉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一

興隆大五帝始創會稽時創出中人如士制人
聖之始也夫意者天下新世二十部而時自如
正符志之附隨天聖教為中宗嚴制未王明新
靈亦之次出書史既于本論而細則支忠公臨人
創日錄于文符終自然此以以弘太宗盛德而示
外世王身土機其靈之顯也林林野野之靈
天言少部靈靈空多六表甫對策新新皆皆對策因大
三靈聖聖之海皇皇之入于其心何良符具此聖之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一

